

视察了小浪底工程，我有幸在小浪底大坝上向他们做了汛前抢工的汇报。那些难得的瞬间和留影成为我人生价值的见证和一生中最为宝贵的珍藏。

进入21世纪，我们迎来了中国水电开发的第二个春天，水电站的建设在我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开发力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也让我这个已退休的清华学子的江河情得到进一步延伸。

10年来，我参加了许多大型工程的咨询和审查，特别是高土石坝工程。在澜沧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等大江大河上近200~314.7米的高土石坝工地上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这就是在毕业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向母校汇报的我的江河情，我有价值的人生！

2010年8月1日于西安

我与倪天增有个承诺

○杜 敏（1961动力）

2010年10月，我携同老伴去上海参观世博会。刚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即刻涌上我心头的就是倪天增！掐指一算，他先我们而去已有18个年头了。倪天啊倪天，你今日如果还在该多好！

1992年末，一封同学的新年贺卡带来一个让我非常惊愕的消息：倪天在北京突发心肌梗塞逝世！一下子我好似被打了一闷棍，颤抖的手令卡都掉到了地上，好久都缓不过来。

倪天啊倪天，你才50刚出头，怎么就走了呢？你年轻有为，担任上海市副市长9年，上海市民称你为“平民市长”，“风雨市长”；朱镕基赞你为“市民的公仆”；你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为上海的市政建设费尽心机，操劳过度。倪天啊，上海人民还需要你，我们的国家也需要你呀！还有，咱俩的承诺都还没兑现你就走了，走得这么早、这么急！

在清华读书时，朱学镠、倪天增和我



杜敏学长与夫人同游世博

都是校田径代表队队员，小朱是短跑组的，我和倪天是跨栏的。由于我和小朱是动力系同班同学，倪天虽是建筑系，但我们却同届，再加上机械系高班的钱匡，我们四人性情相投，天天都在运动场上一起流汗，互相切磋，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我在《清华校友通讯》复42期上曾发表一篇《过去了四十个春秋》中，叙谈了

□ 值年园地

当时我们田径队跨栏组里，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互相间的称呼都亲切地只叫前面两个字，如倪天（增）、钱匡（武）、杨忠（润）、李茂（永）等等。而对跨栏组外人员，哪怕是非常熟悉的好友，如短跑组的朱学镠，就从来不叫他朱学，而只昵称他小朱，或直呼朱学镠。跨栏组的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毕业，到工作之后，甚至他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后，我写信、见面时，仍然亲切地叫他倪天。

我进入跨栏组的过程，在那篇文章中已描述过了，倪天的情况和加入的时间同我差不多。其实我俩的身体素质，拿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实在太一般了。我只有1.70米高，身子还比较单薄，入队后让我专攻200米低栏兼400米中栏；而倪天呢，身高也才1.76米，这在那年代就算高的了，他的身板比我要壮实一点，所以就让他专攻110米高栏。

跨栏和撑竿跳，是公认的田径运动中技术性较高、难度较大的两项运动。就我俩这样的身体状况，并不是跨栏的“上等材料”，我们知道应该从其他方面去弥补。于是我们除了参加全体每日下午近两小时的训练外，还在早上起床后到体育馆进行拉伸、压腿和弹跳练习，以提高我们的柔韧性和弹跳力。

在50年代末，全国各条战线都搞大跃进，校代表队领导也应形势所迫，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大胆革新，订出高指标，努力去争取。于是我俩也憋足了劲，随大家一起提出了我的低栏要跑进26秒，倪天的高栏要跑进14.5秒，这都是接近劳卫制“运动健将”级的水平了！而且我们把一直稳占北京高校跨栏“一哥”的北京钢铁

学院的楼大鹏当作我们的赶超对象。我们想方设法从各方面去提高锻炼的效果，例如我和倪天都做了沙袋，除了睡觉之外，我们都把它紧紧地绑在两个小腿上，盼望能提高我们的腿部力量。

锻炼有时是很单调的，动作又是不断重复的。所以我同倪天在锻炼的时候，经常是边练边聊。所聊内容，则是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家庭状况等等。当他听出我有时还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包袱时，不时地开导我，要我千万不要泄气，只要努力学习，有了真本事，党和国家都需要。有一次，聊到了我的家，特别是聊到我家的花园时，他很感兴趣，不停地追着问个没完。



田径队跨栏组合影



跨栏组组长喊集合，左起第8人是倪天增，第10人是杜敏

我家远在贵州省遵义县（现已改为市），以前我家住的是一幢二层小楼，从二楼露台望下去，有草地、花木和一个篮球场大小的鱼池；池中有一个五角亭，一条弓字型的木桥将亭与陆地相连；池的周边都是用火山石砌成的围栏，池中有各种颜色的鱼在畅游；池的两边有三棵大树，枝桠相交，形成一个巨大的“天棚”，遮挡了大半个鱼池。每到秋夏之交时，树上的梨、柚子成熟了，是这里最热闹的季节。

倪天听后说：“你小时候的居住环境挺不错吗，蛮像江南的园林，可又有它自己的特点，以后找个机会去看看。”我明白，他是学建筑的，对于美丽的风景当然感兴趣。可是，我却给他泼了盆冷水说：

“可惜，没有了，全都没有了！”“为什么？”倪天惊讶地问。“城市中心地段哪能允许有私家花园，何况还是地主家的，花园连同周边的房舍全都被没收了，推倒了，树也砍了个精光，水池也填了。”我的话语中，渗透着一些感伤与无奈。

我俩都无言了，静静地沉默了片刻，他突然对我说：“杜敏，你根据记忆，画张草图给我，将来我给你设计，重新再建一个包你满意的花园，好不好？”

“什么？别逗了，你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你是在做梦吧？那是地主、资本家享乐的玩意儿，绝对不可能了。”我边说也边笑了。“不，修建一个公园，把那种庭院的气氛融合进去，供大家享用，有什么不可能的？你就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邀请你来参加公园的开园礼。”

“当真？”“当真！”我俩说着，还钩了手指。毕业后，我去了东北，他回了

上海。

1963年7月13日，我在施工中不幸受了重伤，大腿股骨骨折。半年后，我还在伤后的恢复休养时期，收到他一封信，他询问我受伤的过程和伤后的恢复情况。当时，我真有些诧异，他是怎么知道的？可能是别的同学告诉他的，他还知道我伤后调到长春电力学校任教。我在长春一直工作到1984年。

倪天还知道我有调回南方工作的心愿。刚进入80年代，他在一封信中告诉我一个信息：杭州要成立一所电力学校正在招聘人马，如果我有兴趣，可以毛遂自荐去试一试。那时他担任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局长助理。

我果真动了念头，老伴也同意。于是立刻动笔给浙江省电管局写了一封自荐信。对方非常痛快，他们一是看我出自清华，二是看我在资历较老的长春电校任职教务科副科长。他们二话没说，就回信给长春电校商调；还听说，他们已初步商定让我担任副校长。

调动工作的程序进行得很顺利，一切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就等着杭州来调令。我们一边等一边着手做些举家南迁的准备。可是，我们左等右等久久都没有消息。甚至比我后申请的另一位老师先收到调令，全家人都走了。这一来，我才有点慌神了，便请先走的老师和杭州的亲戚前往打探。两边的回音相同：杭州电校收到一封来自东北的匿名信，该信揭发我为了调入杭州而行贿了。事后得知，那位匿名者是哈尔滨电校的一位同行李某写的。我曾在私下交谈中，毫无防备地坦承告之我要调去杭州，想不到他听后也动心了，而

□ 值年园地

且动的是整人利己的贼心。他可能自知不是对手：我是清华毕业的，他是一所不知名学校；我是副科长，他什么都不是。可悲呀，还是个老师呢！

最后，我告诉杭州电校：我不来了！请你们将我的档案材料立刻寄回！1984年夏季，我顺利地调至昆明的云南工业大学，一去就担任热能动力教研室主任。一个中专，一个是大学，这才是坏事变成好事呢。

1986初春，我从昆明去宁波参加学术会议，会后准备从上海返昆。一到上海，突然就想到何不去看看倪天？但我没他家的住址，那时电话又远没普及，于是来到上海市政府。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后见到了倪天。我奔过去用力握着他的手，脱口而出：“倪天，不，倪副市长！”

“什么副市长哟，还是叫倪天听起来又亲切、又舒服！”他拉着我的手走向沙发，挨着各坐一边。他关切地问我的腿怎么样，全好了没有，走路有没有妨碍？

我问他：“怎么样，升这么大的官，好当吗？”“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实话告诉你，我只有15分钟的时间同你见面，这还是从两个会议之间挤出来的，刚才还让你等了那么久。没办法，会多，文件多，还是专门搞技术好。我是分管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看着上海，上海的建设和发展，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可是，上海上交给国家的资金是北京的好几倍，而国家下拨给我们的经费，却只有北京的几分之一。你说说，我这个市长好当不好当？”

因为他太忙没能多谈，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了。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和家的地址。

再见倪天时，我已经到香港了。我是1989年春到香港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推销员，专门推销燃油小锅炉。等到我坐满一年的“移民监”之后，公司立刻就派我到内地推销专供制衣厂、大宾馆、酒店、医院等用的燃油全自动小锅炉。1991年春我再度到上海，首先想到的就是约见倪天。

这一次我按约好的时间再去上海市政府。我俩长谈了三个多小时，他招待我吃了晚饭才告别。在饭桌上，他竟然还记得我俩拉钩的事，他说：“怎么样，你到香港了，记住，赚够了钱来请我去设计你的花园洋房哟。”我当即回答：“好的，我还以为你当了大官，把这些小事忘了呢，这回该我说了，等我发达了，来请你去帮我设计。”

可惜啊，这次分别竟然是我俩的永诀！

从这次交谈中我才知道，江泽民、朱镕基同志任职上海时期，为上海做了不少工作，倪天还与他们共事了一段不短的时间，颇得朱镕基的赏识。他也得到了上海市民高度的评价，说他“十年倾心宏观事，壮年青丝白了头”。倪天主持了上海美术馆、龙柏宾馆、华亭宾馆、上海火车站、虹桥国际机场候机楼等的设计；规划了上海的地铁、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和浦东新区的开发；又抓了上海的煤气化、防汛堤、河流污水处理，等等。他给上海人民留下了很多，很多，可自己却两袖清风。他去世后，上海市政府追认他为“上海市城市建设特等科技功臣”。